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潘　炯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晉

襄公

晉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满譏之詳左傳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

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四月敗秦師於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晋報殽之敗取晋汪以歸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晋恐不敢出遂城守五

年晋伐秦取新城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趙盾代趙衰執政史晋世家

晋襄公使人於周曰敝邑寡人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祟敝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此見左昭十七年晋頃公事

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萇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于三塗而受禮于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有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康公乃儆戎車卒士以待之晋果使祭事先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于棘津襲

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呂覽精諭

紀年　晉襄公六年洛絶于洞

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毋淫子僻

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於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繆公亦卒史晉世家

靈公

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吕郤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

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以靈公初立故也史晋世家

晋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

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為援賈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于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為援穆嬴抱太子以呼于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說苑建本與左傳畧同

秦晉戰交綏晉靈公六年 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三軍之士皆未息明日請復戰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

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于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說苑

至公

趙宣子言韓獻子于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晉靈公七年

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

言韓厥于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說苑至公

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殽史晉世家

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郤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詐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史晉世家

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弑其君懿公史晉世家

宋人殺昭公晉靈公十年　晉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將加災焉晉為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興師而從之宋人

聞之儼然感悅而晉國日昌 韓詩卷一

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麑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 史晉世家

晉靈公造九層臺𢿲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

息乃諫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以棊子置其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慴懼靈公扶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虚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社稷將滅君何所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于此即壞九層之臺說苑

說苑 孫息學悲歌引琴作鄭衛之音靈公大惑故

作衛公之曲歌而和之白帖引

琴清英　晉王謂孫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息曰今處高臺邃宇連屋重戶藿肉漿酒倡樂在前難可使悲者乃謂少失父母長無兄嫂當道猶坐暮無所止於此者乃可悲耳乃援琴而鼓之晉王傷心哀涕曰何子來遲也繹史云是孟嘗雍門之事也稱王更誤

趙宣孟將上之絳地志今山西絳州有哺飢坂見骫桑之下有餓人卧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蠲而餔之再咀而後

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絶糧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宣孟與脯一朐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轝_{教宣孟使就車也}吾請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為誰反走對曰何以名為

臣骫桑下之餓人也還鬬而死宣孟遂活呂覽報更又說苑復恩

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十四年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明為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為然不知

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脱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虞翻曰園名也）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弒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于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史晉世家與左氏稍異）

西京雜記　廣川王發晉靈公冢得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玉取以盛書滴

趙盾使趙穿逆襄公弟黒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宫

成公

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伐鄭鄭倍晉故也

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棄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

六年伐秦虜秦將赤

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史晉世家

景公

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弒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於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欒書先縠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

荀林父欲還先縠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

渡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

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渡船中人

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曰臣為督將軍敗當

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

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

助楚殺仇也乃止史晉世家

初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為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為

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為晉將朔取成公姊為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絶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于靈公及至于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

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絶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宫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宫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宫中

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

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十五年史趙世家　又新序卷七及說苑復恩皆同但無程嬰杵臼事

四年先縠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縠縠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

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

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諫曰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楊紿為救宋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紿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楊史晉世家

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六年　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楊字子虎誆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

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無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

之為上卿史鄭世家一載楚

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名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

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為于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列子說符　隨會執政當晉景公七年

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曰直議者不為人所容非徒危身又將危父韓子外儲左

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毋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道客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

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克執政史晉世家左傳無魏文子請老者隨武子也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於晉晉兵罷史晉世家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鞌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

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史晉世家

紀年 晉景公十一年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

韓非子 靡笄之役景公十一年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殉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

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何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且後至也夫郤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

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且望郄子之得之也今郄子俱弗得則民絶望於上矣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郄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絶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郄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大夫史晉世家

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韓厥鞏朔趙穿荀騅趙括趙旃皆為卿智罃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史晉世家

十四年梁山崩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史晉世家

梁山崩晉景公十四年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於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

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至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乃流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與左氏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韓詩卷八

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

必令子羆於奔命乃請使吴令其子為吴行人教吴乘車用兵吴晉始通約伐楚史晉世家

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絶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史晉世家

晉景公疾卜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絶祠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太戊及周天

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絶祠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惟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乎韓厥具以實告于是景公乃以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宫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于是召趙武程

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景公十七年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史趙世家又新序卷七

及說死
復恩

繹史　按左傳趙氏之難起自莊姬無屠岸賈其人者事在魯成公八年即晉景公之十七年於是年已有趙武無遺腹匿孤之說也史遷好奇每存異說而事與年推尋皆無據

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太子壽曼為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

厲公

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詳左傳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于麻隧虜其將成差

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伯宗以好直諫得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以上史晉世家約左傳文

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

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于鄢陵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史晉世家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于鄭諸侯仇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

哉

說苑

貴德

晉之三卿郄錡郄犨郄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柯陵周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郄錡見單子其語犯郄犨見其語訐郄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郄其當之乎魯侯成公曰寡人固晉而彊其君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也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郄之語豈殆必有禍矣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

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于是觀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適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絶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咎既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

貴矣亦可以戒懼矣今郄伯之語犯郄叔訐郄季伐犯則陵人訐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郤晉厲公七年明年厲公弒于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新書卷十與國語畧同

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

而遂敗楚乃使人閒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内子周立之會與國不俱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徵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史記晉世家　傳言外嬖謂嬖臣非嬖姬也且妾之稱姬非當時語史記之誤多有如此者

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郤至射

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刼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

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史晉世家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童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刼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童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厲公八年韓子內儲

下

史記　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欒書畏及乃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厲公也）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亦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畾於君拂也君胡

不問於畾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畾哉遂輟田說苑按欒盈之死前此百三十年矣

悼公

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以一乘車厲公因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史晉世家

正月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

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避難于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疎遠毋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業而惠立桓叔之後頼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于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史晉世家與左氏小異

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傒舉解狐解狐傒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

曰祁傒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内舉不隱子史晉世家

晉平公平公當作悼公問於祁黄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黄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黄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論也外舉不避仇内舉不避子可謂公矣

呂覽去私　左襄三年悼公問祁奚畧同

說苑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軍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

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頼之敢不再拜稽首乎此事在悼公四年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史晉世家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棫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惟仁義為本

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史晉世家

平公

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史晉世家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欒盈欒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為之奴而朡沒入為奴朡繫也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

爭不祥君子在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曰聞善為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虞而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向呂覽開春又說苑善說欒盈作樂達

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直不容于晉去而之三室之邑邑人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姬曰

不如受而埋之羊舌子曰何不飼肸與鮒也叔向名肸叔魚名鮒姬曰不可南方有鳥曰吉乾食其子不擇肉子多不義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乃盛以甕埋壚陰後攘羊事敗吏至發而視之舌尚存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也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為族列女傳

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叔姬不欲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號曰伯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滅羊

舌者必是子也及長與祁勝爲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

晉逐欒盈之族晉平公六年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于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說苑復與國語畧同

晉平公七年欒逞有罪奔齊明年齊莊公微遣欒逞于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大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左氏逞作盈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淄之役也史晉世家

尸子

范獻子游河大夫皆在君曰知欒氏之子乎大夫莫荅舟人清涓捨楫對曰君奚問欒氏之子君

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少者壯矣清涓曰善修晉國之政内得大夫外不失百姓雖欒氏子其若君何若不修晉國之政内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子也君曰善

十年齊崔杼弑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于高唐報大行之役也史晉世家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眹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采名譽

百姓侵田宼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慾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者小耳何害乎國家哉

師曠者或出于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撰兵書萬篇時人莫知其原裔出沒難詳也晉平公之時以陰陽之學顯于當世燻目為瞽人以絶塞衆慮專心于星筭音律之中考鍾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春秋不記師曠出何帝之時曠知命欲終乃述寶符百卷晉戰國時其書滅絶矣 拾遺記 漢書兵家師曠八篇周靈王

淮南子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癃病晉國赤地 又淮南子 師曠瞽

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
宋符瑞志　白燕者師曠時銜丹書來至　河精人
頭魚身師曠時所受讖也　玉羊師曠時來至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
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淮南子齊俗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嘆曰莫樂為人君惟其
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
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

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嘆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韓子難一

晉平公鑄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耻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呂覽長見又淮南子修務

古文瑣語　師曠御晉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侯與其嬖戲墜于牀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月某

曰齊侯戲而傷問之於齊侯笑而然有之

古文瑣語　晉平公至澮上見人乘白驂八駟以來有貍身而狐尾去其車而隨公之車公問師曠師曠曰貍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陽之神飲酒於霍太山而歸其逢君於澮乎君其有喜　有鳥飛從南方來質白五色皆備集平公之庭相見如讓公召叔嚮問之叔嚮曰吾聞師曠曰西方有白質鳥五色皆備其名曰翬南方赤質五色備其名曰搖來為吾君臣其祥

先至矣

白帖　晉平公時有鳥從南方來赤質五色皆備集于庭相讓叔向曰吾聞師曠曰西方有鳥白質五色曰翬南方有鳥赤質五色曰雉今來為君瑞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說苑君道

說苑 敬慎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毁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

何為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韓非子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禄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

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謁者不通罪當死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于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禄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于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于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為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晉平公問于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衣成君舉而服之亦其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韓子難二。又新序卷四）

師曠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割斷之隰朋善煎熬之賓須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新序

叔向御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托慕叔向者國之錘矣韓子外儲左

高士傳　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人憚之雖蔬食菜羹平公每為之欣飽公與亥唐坐有閒亥唐出叔

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勃然作色不說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欲富乎吾禄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說乎

董叔娶于范氏曰將以求繫援也他日董祁愬于范獻子獻子執而縛之于庭槐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爾欲得之無所謂也白帖婚姻

楚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

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楚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楚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楚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楚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楚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為我出楚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楚王大説以錬金百鎰遺晉韓子説林

楚公子午使于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轂城楚獻晉賦三百車說苑權謀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

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于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說苑貴德

晉平公使叔向聘于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

公乃罷臺說苑正諫

延陵季子游于晉左襄公二十九年當晉平公十四年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說苑正理

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史晉世家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卿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譬之鞟

華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新序卷一　淮南子道應

世本　范氏晉大夫隰叔生世蔿蔿生成伯缺伯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　晉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偃偃生穆伯吳吳生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氏焉元與智氏同祖逝遨

按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此命氏之由中行非中軍所改也世本説

非是杜氏云三行無佐疑大夫師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為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諫葉公曰疑未盡之對曰好學智也受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帷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新序卷四家語孔子謂子路有此語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也寡人欲得良令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

邢伯一作邢子公曰非子之讎耶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空誰使而可曰臣子可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及武卒四十六人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韓子外儲左與左氏祁奚事同

晉獻文子趙武也成室晉大夫發焉發禮往賀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于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檀弓下

趙文子與叔譽（即叔向）觀乎九京（地志今平陽府絳州有九原山山產莞花又云遼州和順縣有九京山即文子與叔向觀處）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于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于晉國莞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檀弓下　畧　見國語）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為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韓子外儲左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嘆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舟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客食三千餘人朝食不足

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耶將腹背之毳也平公嘿然而不應新序卷一又說苑簡子事畧同

韓詩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主君之好也士有

足而不至者葢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晉平公過九原而嘆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

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為賢平公曰善新序卷四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子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屬大夫向曰武立如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所舉士數十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

利其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爲賢也韓外儲左

晉平公時藏寶之臺焚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一本作公子晏無子字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救之子獨賀何也公子晏子曰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虚耗而賦歛無已王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

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灾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韓詩卷十說苑魏文侯事同

晉平公使弓治治弓三年而弓始成平公射之不穿一札將殺之弓人之妻蔡女也一作繁人之女見平公曰妾之夫治此弓為亦勞矣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觔糊以阿魚之膠此

四者天下之妙選也而不能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夫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使弓人如蔡女言射之連穿七札其夫遂免賜金三鎰列女傳一作秦穆公事又作齊景公事

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

何為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紝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說苑反質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

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說苑正諫

繹史　咎犯在文公時又見於此故楊用修云有兩

咎犯但劉中壘復稱介子推相荆欒盈事韓武子此類非一未有確據

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輙殺炮人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矣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韓子內儲下作晉文公事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二十四年）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

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坐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釋名箜篌師延所作靡靡之樂後出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所作也師涓為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音為淫樂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

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徳義之君也今吾君徳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聲聲聞於天平公大説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

畢方並轄（畢方神名）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螣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幙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韓子十過）

古文瑣語　晉平公二十三年夢朱熊窺其屏惡之

而疾問於子産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於顓頊自沈於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為天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乎從其言而病間太平御覽引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

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説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廪粟以賦衆貧散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宫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禄米不與二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韓子外儲右　公子夏公子尾出走未聞

晉平公問于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說苑善說

知悼子卒晉平公二十五年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與君飲也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

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檀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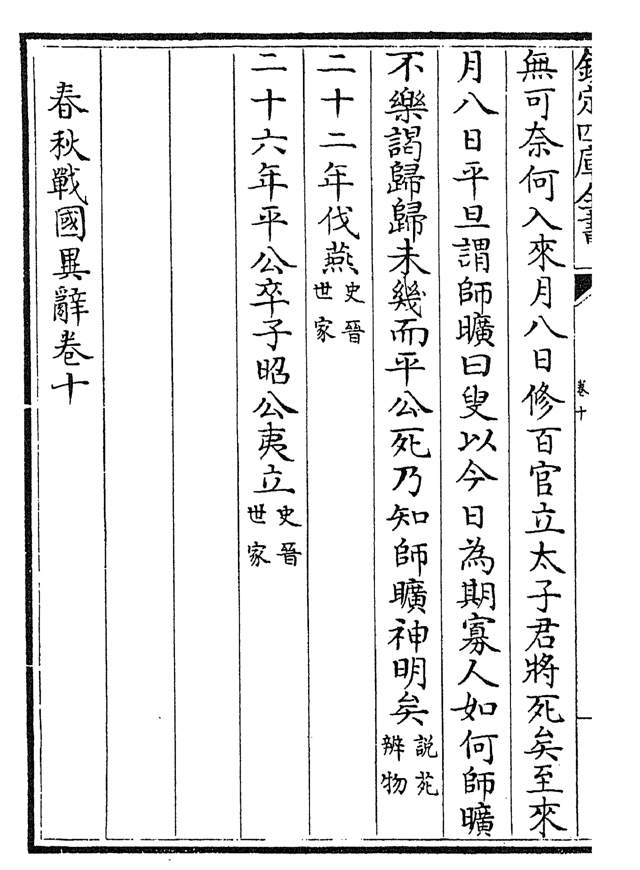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

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說苑建本又尚書大傳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一作猬猬食鵕鸃鵕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

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為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

三自誣者死今烏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悦異日置酒虒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于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嘆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食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為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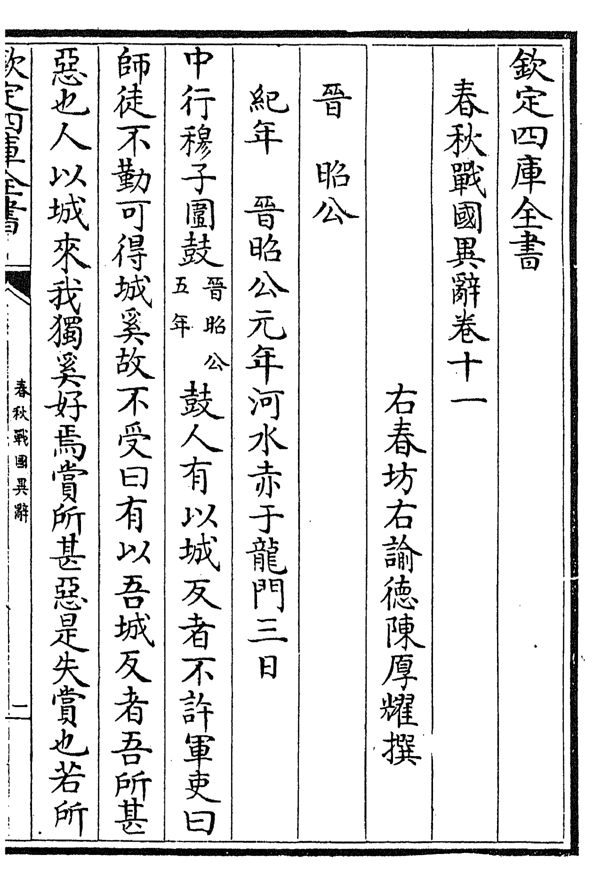


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說苑辨物

二十二年伐燕史晉世家

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史晉世家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一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晉 昭公

紀年 晉昭公元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

中行穆子圍鼓（晉昭公五年）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

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說苑貴德與左氏稍別

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

將何所用之淮南子人閒

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史晉世家

頃公

晉襄公襄當作頃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祟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天子景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萇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劉康公乃儆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

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欒氏滅三國焉（呂覽精諭　左傳昭十七年晉使屠蒯如周請事於洛遂滅陸渾之戎此晉頃公事非襄公也且萇弘乃景王敬王之大夫亦在晉頃公時）

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史晉世家）

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向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

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史晉世家約左氏文

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史晉世家

定公

紀年　晉定公六年漢不見于天十八年青虹見

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躒

韓不佞魏哆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史晉世家

家語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晉定公十一年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女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

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氏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信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晉君使籍秦圍邯鄲荀寅范吉射與午善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

父代之逐吉射以范臯繹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三臣范中行趙也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

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史趙世家畧同左氏

列女傳　范獻子之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奈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為亂君不問而為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馬為也已而開囿示之株夫山遠而囿近是民

說一矣去險阻之山而伐平林之株民說二矣旣畢而賤賣民說三矣簡子從之民果大說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歎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恃勞鮮能布仁秉偽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

古文瑣語　范獻子卜獵命占之其繇曰君子得黿小人遺冠范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

佛肸以中牟叛晉定公十九年置鼎于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

受邑不與我者烹大夫皆從之至于田卑田卑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賞一人以慚萬夫義者不取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新序卷八

孔子自衛將入晉晉定公十九年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犫鳴犢

及舜華史記作竇鳴犢舜華乃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犨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氏未得志之先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天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鳥獸之于不義尚知避之況于人乎遂還之衛息于鄹作槃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

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黄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合家語及孔叢子

水經注　孔子逶趙臨河不濟嘆而作歌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為斯

晉中行文子出亡晉定公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

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 韓子說林下 又說苑權謀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大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齊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惟患車之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

且君苟以祝為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為損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新序卷一

呂氏春秋　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毁之鐘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

家語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

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
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
知其必己賤而仇之怨仇并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
中行氏雖欲無亡其可得乎
紀年　晉定公二十八年淇絕于舊衛
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黄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
吳
三十一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鰲為平公

三十三年孔子卒史晉世家

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史晉世家

出公

晉智伯伐鄭晉出公七年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内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説苑指武

晉出公十一年智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

圍鄭智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詢然亦愠智伯智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智伯史趙世家繹史云晉出公十一年即魯悼之四年也按左傳哀公二十年趙襄子稱先臣志父是簡子之卒已久何得此時簡子猶在史記誤甚

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夫智

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若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身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晉出公十七年呂覽下賢

智伯將伐仇由由一作猶地志今太原府盂縣有仇猶城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蔓枝枝一作伯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

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蔓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韓子說林下）

智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韓子喻老）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為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愼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說苑權謀）

晉太史屠黍（出公時太史）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呂覽先識）

出公十七年智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智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史晉世家約左氏文　索隱曰趙世家云驕是為懿公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次哀公忌二年次懿公驕十七年紀年又云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世本亦云昭公生扎桓公子雍生忌忌生懿公驕然晉趙世家及年表並皆不同何況紀年之誤也）

哀公

晉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為戴子戴子生忌忌善智伯蚤死故智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為君晉國政皆決智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智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強史晉世家

智伯瑶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將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愎彼來請地而弗與

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智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益於智伯智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内自強而外怒智伯也如是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益於智伯智伯又令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因陰約韓

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也陽規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

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財者入之府有奇人者奇餘也謂閒人使治城郭之繕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柰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墻之有楛高至於丈君發而

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簵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

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智伯之爲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知之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反於襄子襄子迎孟談而

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智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曰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日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今日二主

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

隄之吏而決其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軍破國分為三為天下笑史記約國策文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

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惜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户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内智氏自亡韓子說林 又淮南人間語稍畧任章作任登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漑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疪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善志而有

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偝約為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為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于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說苑權謀詳國策智伯軍敗晉陽身死高良之東韓子喻老

世本　逝遨生莊子首首生武子縈縈生莊子朔朔

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櫟櫟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瑶

淮南子　張武為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氏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襄子鑚龜筮占兆以視利害謂張孟談曰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孟談乃潛行而出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

韓非子　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良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為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說苑智伯廚人亡炙蓮而知之韓魏反而不改

淮南子　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破其首以為飲器

呂氏春秋　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遂定三家史記韓魏殺智伯埋於鑿臺之下

智伯瞿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智伯而去之三年將

東之越而道聞智伯囂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絶智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絶屬無别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禄吾聞智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禄之加于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新序卷八

智伯與趙襄子戰于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偽為死人處于梁下駟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

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為抵罪被形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報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為癘呑炭為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眾人畜臣臣亦眾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說苑復恩　詳國策

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 世本懿公生幽公柳紀年敬公十八年魏文侯初立二十二年敬公卒子幽公立 與史互異

幽公

紀年 幽公七年晉大旱地生鹽九年丹水出反相擊十年夫人秦嬴賊公于高寢之上魏文侯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 史年表云魏誅晉幽公立其弟止蓋脫字 世本 幽公生烈成公止

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

烈公

紀年　晉烈公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趙獻子城泫氏

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為諸侯

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

孝公

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

十七年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

靜公

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晉絶不祀以上俱晉世家

晉雜録

晉僖公儉不中禮國人作蟋蟀以刺之欲其以禮自娱樂也詩序　詩說云唐人相戒之詩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于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遊其庭者侔于朝子華使其俠客以知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于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于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于饑寒潛于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

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濶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眡之既而狎侮欺詒攩抌挨抌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单憊于戲笑（模寫收拾備盡）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于眾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眾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于地肌骨無碗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覆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眾昉同疑子華

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自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古語別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于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

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物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情辭曲折皆當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

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列子黄帝

烈士傳　干將為晉君作劍三年而成劍有雌雄天下名器也以雌劍獻君留其雄者謂妻曰吾藏劍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劍在其中君若覺殺吾爾生男以告之及君覺殺干將妻後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得劍欲往刺之晉君夢一人眉廣三寸辭欲報仇君覺購求甚急赤鼻乃逃朱輿山中遇客欲為之報乃刎首以奉晉君客令鑊

煮之頭三日三夜不爛君往視之客以雄劍倚擬君

君頭隨鑊中客又自刎三夜悉爛不可分别葬之名

曰三王塚列異傳莫耶為楚王作劍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一